

院校采风

搜集、改良、传艺、组团

让民族乐器“活”下去

本报记者 胡克非

10月上旬的一天,云南昆明城东飘着小雨,李路洋坐在云南艺术学院教室里,身边围满了学生。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管弦乐团的二胡演奏家,李路洋这次出行在乐团副团长、扬琴演奏家栾冬的带领下,与古筝演奏家雷雷云、琵琶演奏家罗慧芳一同来到云南艺术学院,除了要在这里的学生授课、指导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寻云南少数民族特色乐器。

在离授课教室不远的一间小房子里,静静地“躺”着一些罕见的乐器。据了解,这些都是云南当地的特色乐器,有牛角琴、象腿琴、四弦琴、葫芦笙等,即便是对任职于国家级院团的栾冬等人来说,许多乐器也是头次得见。“艺术创作需要扎根人民,而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乐器的独特音色,是民族音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次慕名来到云南,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在采集中到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元素。”栾冬说。

为了让民乐“活”下去

为什么在云南艺术学院能看到这么多罕见的乐器?这与我国男高音歌唱家、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王红星有直接关系。采访中了解到,少数民族乐器演奏一直是云南艺术学院的精品课程,早在四五年前王红星还是副院长的时候,学校就已开始进行一些单件少数民族特色乐器的实践制作课程。担任院长后,他不再满足于进行小批量的少数民族乐器的“零敲碎打”,而是希望能够在学校里组建一支完全由云南特色少数民族乐器构成的民族乐团。

一个声乐专家钻进少数民族音乐的牛角尖里,让身边很多人看不透,甚至有人认为王红星“不务正业”。在王红星看来,这不仅是“不务正业”,还是一个大事业,是值得几代人坚持、努力做下去的大事业。

王红星的家乡在安徽淮北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家乡“很落后,也很贫



学生试奏改良后的乐器。

穷”,落后到连一所高中都没有,更谈不上音乐教育。王红星最初接触的乐器是二胡,从此,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一直吸引着他。“搜集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乐器,是因为这里的音乐元素太丰富了,民间的音乐太美丽。”王红星说,随着时代的变化,许多民间音乐形式以及民族乐器的热情感让他颇感意外,“没想到他们那么大岁数,还将大把的精力投入到少数民族乐器的拯救和改良上,他们太爱这些乐器了。”赖钧霖告诉记者,要找到这些少数民族老艺人,有时要从昆明市出发驱车一天,而且有的山间路段崎岖、颠簸,但团队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

搜集、改良:“摸着石头过河”

云南省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乐器也形态各异,从大家熟悉的葫芦笙、巴乌、芦笙,到生僻的响篏、吐良、诘资等,究竟哪些乐器可以进入乐团,又适合学生学习,这让王红星等人犯了难。

于是王红星召集云南艺术学院退休

教师尹懋慈等老教师,及在云南当地有影响力的一批少数民族乐器演奏家进行研讨,经多次反复讨论、推荐,才使乐团的雏形渐渐出现。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民乐系青年教师赖钧霖是一名出生于大理的彝族小伙子,老教师们对民族乐器的热情让他颇感意外,“没想到他们那么大岁数,还将大把的精力投入到少数民族乐器的拯救和改良上,他们太爱这些乐器了。”赖钧霖告诉记者,要找到这些少数民族老艺人,有时要从昆明市出发驱车一天,而且有的山间路段崎岖、颠簸,但团队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

一些制作民族乐器的老艺人被找到后,王红星就请他们为学校手工制作乐器。制琴师刘树德也参与其中,在他看来,制作民族乐器有一些困难,比如乐器形制、发声标准化等问题,但这项工作一旦起步,就容不得回头,因为这对于云南当地的民族乐器制造者们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事情。

经过不断尝试、研究,牛角琴、四弦琴、象腿琴、葫芦笙,这几件乐器逐步被

重新改良、研制出来。据了解,这几件乐器有着特殊的音响效果,为更好地将其传承下去,学校将其运用到教学课程中,让学生学习、掌握。如牛角琴、象腿琴的演奏方式与二胡类似,便由二胡老师教授;四弦琴与阮的演奏技法类似,则由阮的授课老师教授;对于葫芦笙、吐良,则由竹笛专业的教师负责教授。总之,让老师先学习,掌握技法后,再传授给学生。

愿特色乐器能走向世界

“说实话,目前这个状态还不是特别理想,由于乐器都是手工制作,标准化相对较低,也会出现音色不统一、音量不够大的问题。但这也是一个好事情,能使更多的民间音乐元素得以保存。这些乐器经过精心雕琢后,是非常有味道的。”李路洋试奏了牛角琴后表示,牛角琴与二胡相比,声音偏小,加之音箱位置的不同及指板的有无,学生在演奏技巧性作品时还存在一些不足。专业演奏家们试奏之后,也给王红星提出了建议。他们认为,独特的乐器要配独特的音乐作品,这些乐器需要民族特色音乐作品的支撑,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王红星表示,未来一段时间里,还需要对改良后的乐器做调整,包括在音色、形制、作品创作及学生的课程设置等方面,都需在将来逐步完善。

赖钧霖表示,大部分学生非常愿意接触少数民族乐器,也不乏特别喜欢。学校有几名学生还组建、排练了少数民族乐器的重奏作品。“这是一门独具特色的技艺,希望学校可以坚持下去,作为学生来说,也很乐意在校期间能够参与其中,虽然可能会失去很多休息时间,但对少数民族音乐来说,是值得的。”学生廖望说。

“我们现在刚刚起步,目前乐团只能演奏小型民乐作品,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相信这个乐团是独一无二的。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带着学生,带着这些云南特色乐器一起走出国门,让世界通过乐器了解云南、了解中国。”王红星说,这不是梦,而是目标。

资讯

50余国留学生会聚北大第十二届国际文化节

本报讯 (记者刘修兵)10月25日,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国际文化节暨全球青年创新节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10余所高校的中国师生与约2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北大留学生校友等参加本届文化节。

文化节围绕“爱艺术”“爱创意”“爱科技”引导学生用创意改变生活。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融合·创新·社会价值”为主题的全球青年创新领袖峰会和全球青年创新之夜。

山东开播戏曲电视宣传栏目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10月10日,曾获第十四届文华大奖的山东省京剧院剧目《瑞蚨祥》,成功在山东教育电视台《看大戏》栏目通过卫星信号向全国播出,标志着山东首个上星频道戏曲栏目正式开播。《看大戏》栏目以普及戏曲艺术、建设戏曲文化、传播精品剧目等为主要内容,于每周六、周日各播出一期。

近年来,受缺乏现代大众传播渠道、现场观众容量有限等因素制约,戏曲艺术在演出场次不断增加、

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国高校的12支代表团从12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展示的创新成果中,既非遗保护等文化创意作品,更有智慧茶道、透视妆等科技与文化相融合的作品。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表示,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推进以创新引领的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是一项国家战略,北大将致力于把国际化校园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创新环境营造结合起来。

服务群众人数持续增长的同时,却有很多观众难以看到戏曲演出,不了解戏曲动态。为破解上述难题,山东省文化厅决定借用电视台频道资源设立专题戏曲栏目。

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介绍,山东今后将探索戏曲与现代传媒合作样式,探讨包括自媒体在内的“互联网+戏曲”实现途径,在突出戏曲本体元素、展示戏曲文化精髓的同时,创造更加亲民的互动渠道。

“小金钟”音乐大赛加拿大选拔赛举行

本报讯 日前,第五届中国少儿小金钟音乐大赛加拿大选拔赛在加拿大温哥华小女剧院举行。40位历经初赛、半决赛脱颖而出的选手,在比赛中就声乐、器乐进行了激烈比拼,12名选手获赴广州参加全球总决赛的资格。

据了解,这是“小金钟”音乐大赛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当地受到热烈关注,有150多位8至17岁的选手

报名参赛。中国扬琴家屈连江应邀赴温哥华担任这次大赛半决赛和总决赛的评委。他介绍,“小金钟”音乐大赛是中国音乐金钟奖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旨在为有音乐梦想的少年儿童搭建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已经77岁高龄的屈连江,此行还受邀参观了加拿大英才音乐学院并被聘为名誉院长。(李月)

中央音乐学院举办校庆系列学术活动

本报讯 (记者胡芳)11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校庆典礼仪式在学校音乐厅举行。据了解,11月1日至10日,中央音乐学院将举行校庆75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包括音乐会、大师班、学术讲坛等。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校庆的核心活动之一,校庆音乐会于11月1日、2

日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音乐会由活跃在国内外的知名校友联合演出,包括郎朗、薛伟、吕思清、张立萍、张建业、袁晨野、邵恩、李心草等。校庆成果展览在学院王府南大殿、教学楼等地举行,分为教学成果展和艺术档案展两部分,集中展示该校教学成果、科研成果等。

六年磨一剑 演绎川人经典

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创排舞剧《家》

梁娜

《家》是巴金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是巴金先生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并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近年来,以其小说人物形象为创作题材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话剧、川剧、京剧、电影、歌剧等多种形式不断涌现。11月28日,由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创排的舞剧《家》将在成都锦城艺术宫隆重上演。一部源自四川人的文学经典,凝聚了四川人的艺术智慧。这部表达四川人深度情怀的舞剧大戏,将演绎经典,为观众呈现四川人的现代解读。

独特构思 两场婚礼两场葬礼贯穿全剧

谈及自己和《家》的渊源,导演何川说:“还要追溯到2009年哦!”原来早在2009年,何川就想通过舞剧来演绎这部经典著作。在何川看来,《家》是比较适合用舞剧来表现的题材,特别是原著中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是要把如此经典的一本著作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全部浓缩在90分钟内,必须经过漫长的打磨、沉淀和思考。

舞剧《家》提炼了原著的情节,选取了最富有个性的人物进行塑造,最能表达主题的段落进行描绘。舞剧《家》,讲述了大少爷觉新为担任家族长孙的责任,放弃了自己深爱多年的梅,遵从长辈的意志迎娶了陌生的瑞珏。而受到新思想影响的三少爷觉慧理解同情大哥的遭遇,也恨大哥的懦弱,他始终想着要逃离这样的家庭,逃离像大哥一样的命运。他和丫鬟鸣凤之间的爱情悲剧更让他明白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另一方面,作品中高老太爷的衰老如同封建家庭的败落一样,他的去世也正预示着时代浪潮的不可逆转。即使这样,封建思想依然继续控制着“家”,为了不可理喻的迷信,善良的瑞珏被赶到郊外生产,最后在寒冬中死去,带着对家人的爱和恨,带着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去追寻心中的梦想。

与原著不同的是,舞剧《家》由两场婚礼和两场葬礼贯穿全剧,构成了每一

场戏的大情境。中国自古崇尚“礼”,“礼”也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婚礼和葬礼的观念更是可以直接折射出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婚礼可以标志着一个家的诞生,葬礼往往标志着一个家的衰败。在舞剧《家》中,婚礼和葬礼总是纠缠在一起,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人物命运,也在这种大悲大喜的反差调和中展现出诸多抗争与矛盾。此外,本剧中的婚礼和葬礼还不仅仅局限于其本身,每一场婚礼的背后其实也是一场葬礼,而每一场葬礼也暗藏了一场婚礼。在特定的情境中,婚礼亦是牺牲和死亡,葬礼与之相伴。悲悲喜喜、哭哭笑笑,都是人性的翻滚和挣扎。

在何川看来,“剧中的家其实包含了两层意义,家不仅是他们生存的环境,还是所有人的枷锁。”《家》中的每个人都在无形中受着“家”的桎梏和束缚,而逐渐觉醒的年轻一代必然奋起反抗,就是在追求自由的抗争中演绎出了爱与恨的悲剧。“这种悲剧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无论在什么时代,人们的生活总是受着种种无形枷锁的束缚,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引领着人们不断抗争,直至冲破枷锁的那一天。”何川说。此

外,整合剧目中,高老太爷的椅子算是出现最多的道具。“椅子在剧中与高老太爷一起共同构成了封建家长制权威的象征,也是一种特定情境的限制。”何川介绍。除此之外,出现在不同章节中的红白黑三色水袖也成为特定的符号和力量,是四川本土戏曲元素的最好体现。

完美演绎 舞蹈语言解读文学经典

《家》是一部思想相当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品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思想,以极大的激情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觉醒、抗争以及以罪恶、封建家庭的决裂。

对于自己编排舞剧《家》的初衷,何川一直很清晰。“在当今的时代中解读和表达巴金先生的《家》,实际上有着迫切而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何川坦言,《家》中的人物,或孝顺如觉新,或进步如觉慧,或贤淑如瑞珏,或纯粹如鸣凤,都具有着人格上的审美价值。他们为了自己在价值观上的信仰,为家庭、爱情、自由,奋斗着、牺牲

着甚至委屈着、成全着。“通过舞剧的肢体语言呈现,能最直观审视视觉新的懦弱、觉悟的鲁莽、鸣凤的简单、瑞珏的迎顺。”何川说,“让当代人受他们感动,爱他们,理解他们,同情他们,进而反省现今社会和我们的生活中所缺少的那么重要的东西。”谈及《家》,很多人都知道丫鬟鸣凤,虽身处封建大家族,仍无法掩盖身上那一股执拗的生命力。尤其她和三少爷的爱情悲剧令人惋惜心痛。舞剧第二幕关于鸣凤之死,在婚礼上综合运用了红色背景与大片的黑色水袖,如同封建礼教的枷锁一般禁锢着鸣凤和三少爷,强烈控诉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扼杀。

作为一位在全国舞蹈界为数不多、连续十年都有作品获得文华奖、“荷花杯”金奖、“桃李杯”金奖的著名导演,何川能清晰感受到,舞蹈对人物的情感表达是其他任何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都无法比拟的。“一个转身,一个轻轻的呼吸都能带动观众的心弦,这是舞蹈高级之处。”在何川看来,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情感。只是随着时代发展,才逐渐产生越来越多的、其他的表达方式,但肢体动作永远是最基本、最原始的方式。为此,在《家》的创作中,何川也力求找到这样一个状态,找到这样一种方式来诠释《家》,诠释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作为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首部成功申请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剧目,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泽平表示,通过打造舞剧《家》,一方面想对以巴金先生为代表的成都文化进行弘扬,对作品中反封建反礼教、追求自由平等的崇高价值观进行具有审美理念和解读空间的诠释和彰显。另一方面希望让当下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去重新理解这样的经典作品。通过观看舞剧受到感染和鼓舞,进而引发对追求生活幸福、国家富强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在习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舞台艺术形式,重新展示《家》的现实意义,对当今社会存在的或多或少的旧礼教、旧道德等封建残余思想给予警醒和批判,以此弘扬法治精神,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和时代性,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法治化,凝聚起为法治梦、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的舆论氛围和强大精神动力。

立足四川 巴蜀文化特色融汇当代思考

“在四川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品,应该是最原汁原味的巴老笔下的《家》。”何川坦言,“立足四川”是舞剧《家》从诞生之初就一直牢牢把握的宗旨。无论是音乐选材,还是舞美场景,甚至是服装服饰都直接体现出浓浓的四川味。“用四川人的艺术思想,四川人的艺术习性,四川人的思维观点,四川人的眼光来创作打磨这部舞剧,因为《家》的根在四川。”何川如是说。这种浓郁四川味的表达方式也是他自己对家乡情感的体现。在他看来,四川有太多值得创作的元素和题材。从前几年的舞剧《川茶铺子》到现在的《家》,都是四川人艺术作品的最好呈现。

立足巴蜀文化特色,以经典名著为创作背景,通过肢体语言演绎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更表现出在社会历史大变动、大变革的背景下,面对封建专制的压迫和人性的无情摧残,不同的人生抉择和情感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舞剧《家》更是一部弘扬成都独特地域文化,展现新一代四川人追求幸福生活、向往美好未来,充满社会正能量和浓郁成都生活气息,并赋予现代人更多思考和感动的舞台作品。

在舞剧《家》的未来发展方向上,“坚持拼市场和闯市场”两条腿走路。除了力争获得赛场奖杯外,也将努力在演出市场上赢得优良口碑。”杨泽平介绍,作为公司年度创作情感大戏,公司从一开始就致力将其打造成经典演出剧目。在首演成功后,公司将积极参与全省公益性惠民演出,唱响社会主旋律,树立公司优势品牌。同时,将进行衍生产品的制作推广、营销及项目综合开发等其他尝试。通过对影音和纪念品等文创产品的综合开发,最终形成多线、多层的发展态势。



《家》剧照:鸣凤像一汪水那样清澈见底。



《家》剧照:瑞珏的心和一辈子都放在了觉新一个人身上。



舞剧《家》剧照。